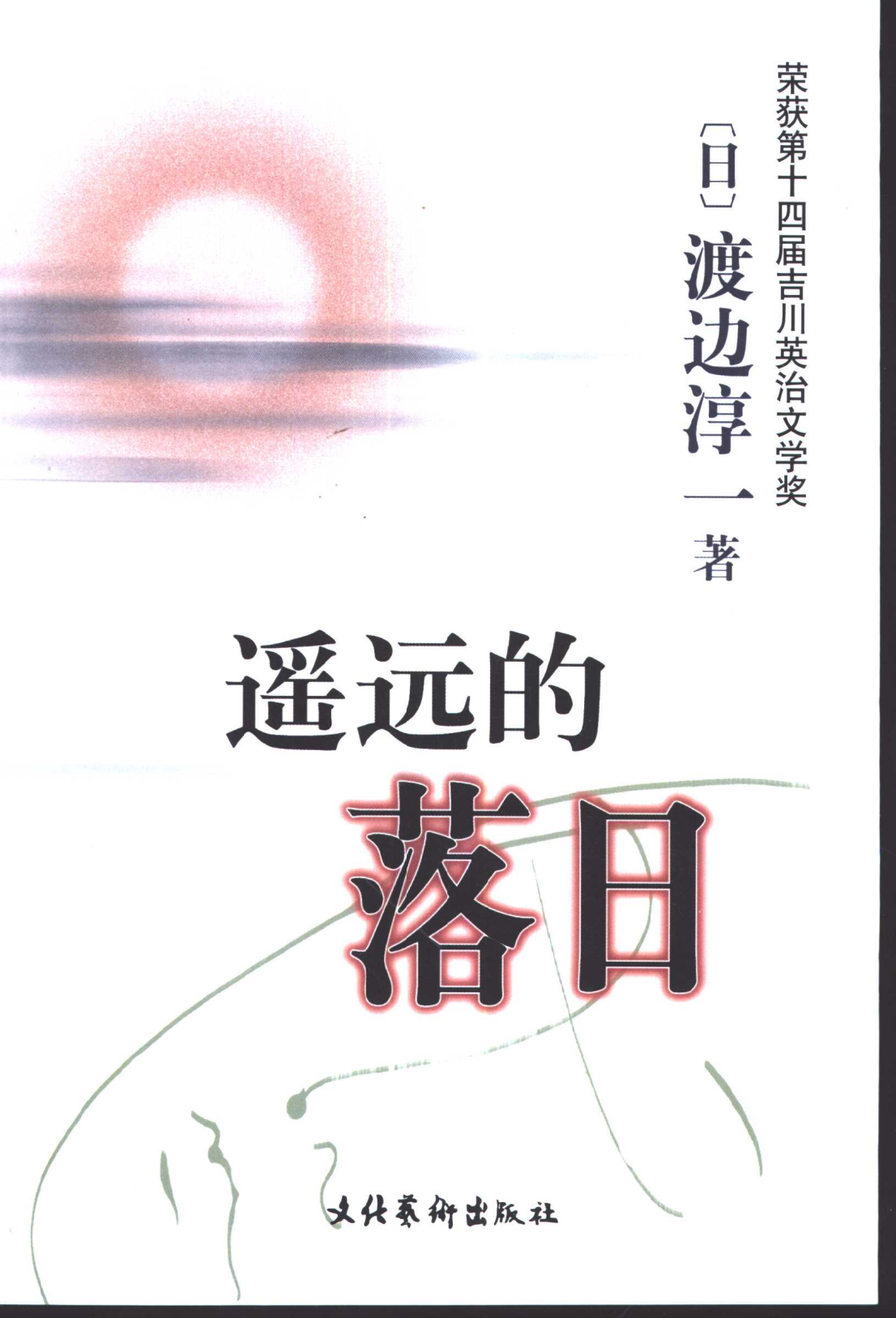


荣获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日〕渡边淳一 著



遥远的 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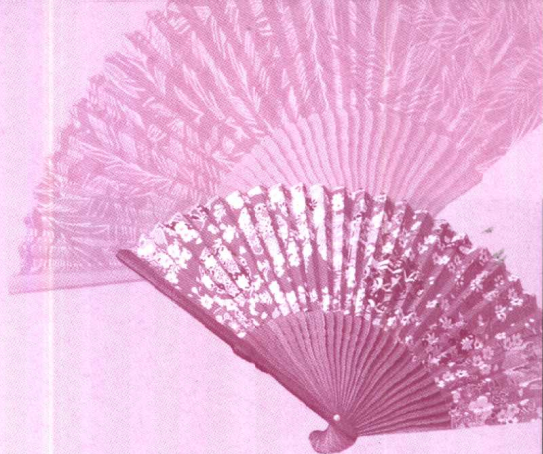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日〕渡边淳一 著

芳子 译

遥远的落日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落日/(日)渡边淳一著;芳子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5
ISBN 7-5039-2181-1

I. 遥… II. ①渡…②芳… III. 野口英世-传记 IV. K833.1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4995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1-3580号

TOOKI RAKUJITSU by WATANABE Jun'ichi

Copyright©1979 by WATANABE Jun'ich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ATANABE Jun'ic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遥远的落日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芳 子

责任编辑 刘宝华 董瑞丽

封面设计 海 冰 黄开毅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1@whysbooks.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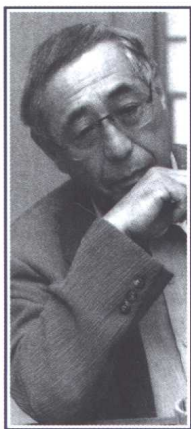
印 张 14.875

字 数 41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81-1/I·977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渡边淳一

日本当代文学大家。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毕业并曾在该校整形外科担任讲师。1965年以《死化妆》获新潮同人杂志奖;1970年以《光与影》获直木奖;1980年又以《遥远的落日》获吉川英治文学奖等。

特别是1996年出版的《失乐园》，在日本一个月之内发行550万册，并拍摄成电影。共著有50多部长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随笔集。

目 录

在梅里达	1
猪苗代	23
会津若松	57
芝伊皿子	69
本乡时代	85
北里研究所	110
横滨港检疫站	139
中国牛庄	150
神田三崎町	160
踏上旅途	180
费拉德尔菲亚	189
丹麦	235
纽约/1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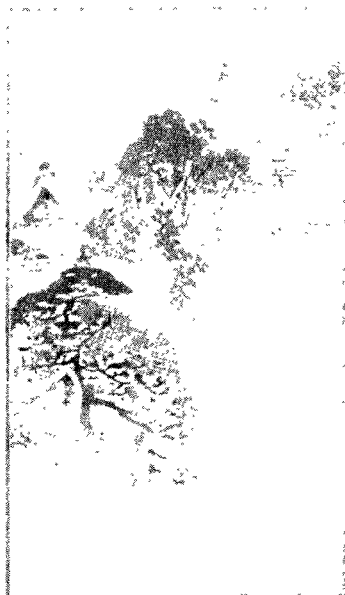
渡边淳一·逝证的落日

目 录

欧洲	296
回国	317
纽约/2	349
黄热病	360
中南美洲	375
纽约/3	391
非洲	404
死于阿克拉	447

后记	459
解说	462
主要参考书目	470
采访协作方	471

在梅里达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我从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向位于加勒比海中的尤卡坦半岛前端的城市——梅里达飞去,我乘坐的是机翼上印有黑鹰图案的墨西哥航空公司的波音 727 型飞机。

这条航线是连接墨西哥城和尤卡坦半岛之间的地区航线,相对来说这条航线平时的乘客比较少,但是现在由于正值夏天的旅游旺季,所以这班飞机已经全部满员。飞机满载着有黑大的眼睛、端正的鼻子、浓密的胡须的墨西哥人以及他们那特有的亲切笑貌与喧闹一路朝尤卡坦半岛飞去。

飞机起飞后快速向上拉起,当高度越过夏天的云层之后,马上就能看见前方右侧有一座山峰孤立于云端之上。同行的日裔二世山田先生告诉我,那里就是海拔五千四百五十二米的普普卡特佩图鲁山峰。

墨西哥全国的山地很多,墨西哥城就处于海拔二千二百四十米的高地上。我望着那座高高的山峰,心想:如果用五千四百五十二米减去二千二百四十米的话,还剩三千二百多米,大概就像日本人仰望富士山一样的感觉吧。而实际上,那座山的确有些像富士山。且不说山麓部分是什么形状,单看露出云端的那部分,那座山呈漂亮的等边三角形,山顶上还覆盖着洁白的积雪。可能是由于我想到了富士山的缘故吧,以为它可能就是墨西哥最高的山峰了。但是随着不断向西飞行,当普普卡特佩图鲁山退向后方时,与它相仿甚至可能比它还高的山峰一座又一座地露出云端,呈现在眼前。这些山峰虽然不像普普卡特佩图鲁山的姿态那么完

美,但山顶上也都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在这些山峰中,最高的当数海拔五千六百七十五米的奥里萨巴山了。

飞机一直朝着这座山的右后方飞行,终于能够看见墨西哥湾那蓝色的海岸线了。在墨西哥西岸和尤卡坦半岛东岸环绕着的这片海域,准确地讲应该叫做坎佩切湾,实际上相当于墨西哥湾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底还是南国风光,海水湛蓝湛蓝的。那蓝色简直令人觉得如果现在就这样落入海中的话,恐怕一切都将被染成湛蓝色。

从墨西哥城到梅里达总航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这条地区航线上,当飞机飞越坎佩切湾上空时,空姐会向乘客提供一些饮料。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俯视着加勒比海。看了一会儿,感觉过于清澈湛蓝的原色调太刺眼了,不由得收回了视线,靠在座椅上看着不太习惯的英文报纸上的单词消磨时间。很快,前方就能看见尤卡坦半岛的白色海岸线了。

飞机越过海岸线之后,马上开始向左迂回,梅里达就位于距离海岸线大约二十公里左右的内陆地区。当航线调整过来以后,刚刚还是一片湛蓝的舷窗外,绿色和黄色相间的田野一下子映入眼帘。飞机很快着陆了。

踏着飞机的舷梯一走到地面,我就由于阳光过于耀眼而有些不知所措了。毋庸置疑,这里的确是南国。在呈弧形伸展的平原的地平线上升腾着一朵朵白云,目光所及之处阳光变成无数粒子倾斜而下。

现在是正午时分,只有太阳统治着整个平原。大地以及天空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屏住了呼吸,寂静无声。

我们走下舷梯后,通过炙热的水泥地面,慢慢地朝候机大楼走去。候机楼很大,看上去比日本任何一座地方机场都要大得多,但是在这辽阔的平原上却感觉不出来。我们走出玻璃窗很多的现代化候机楼,马上坐进排队等候在楼前的出租汽车里。上车前,当我们隔着车窗对司机说“去梅里达市内”时,蓄着大胡子、看上去体重至少有一百公斤的壮汉很热情地点点头,为我们打开了车门。原来就听说梅里达最好的汽车就是用作个体出租的汽车,果不其然,现在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就是红白两色相间的大型加长轿车。

“真热!”司机用英语跟我们打着招呼。

不过说实话,我虽然对耀眼的阳光略感不适,但并不感觉太热。与其打开车里的空调,还不如打开车窗让风吹进来会更觉舒适些。这里气温虽然高,但空气比较干燥。自然这里无法和海拔二千二百四十米的墨西哥城相比,但毕竟不会像东京的夏天那样潮湿闷热。

汽车沿着修好的公路一直向前行驶,左右两旁是连续不断的平坦的原野,间或能够看见种植着西沙尔麻的田园。

从机场到梅里达街区大约有三十分钟左右的车程。终于在路的两旁开始出现用石头搭建而成的民宅,当民宅渐渐像白色墙壁一样彼此相连时,我们就进入到梅里达街区了。

这个城市位于尤卡坦半岛北岸附近,过去曾受西班牙统治,叫做“休达·布兰卡”。“休达·布兰卡”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白色的街道”,表达对这里的实际印象,再没有比这个词更贴切的了。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强烈阳光下,这里只有白色石头建造的民宅和宽阔的、干燥的、向前伸展着的且很少看得到人影的街道。

4 城市入口是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城门,是过去通往主要通路的关卡。城内即所谓旧市区,通向城门的道路两旁排列着一栋栋低矮的石头民居,房前竖立着的电线杆直指明亮的天空。邻里间没有明显分界的石头墙壁首尾相接,令人产生错觉,感觉仿佛正通过仓库旁或被长长的石墙夹在其中的甬道上。

我们进入城中的时候,时间刚刚过午。只见偶尔有辆陈旧的汽车停靠在石墙边上,间或还可以看见有几辆自行车靠墙而立。敞开的窗户上挂着花边窗帘,不时随风飘动,但基本上看不见人影。在外边活动的只有偶尔大踏步横穿街道的身穿白衬衫的男子和在墙上乱写乱画的小孩子。在太阳肆虐的正午时分,人们或在家中或在树荫下休憩,白色的街区正屏气凝神地等待着太阳西斜。

野口英世到访这里是在五十五年前的一九一九年岁末。当时,野口是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这一年春天,由于他在发现黄热

病病原体方面做出的成绩,刚刚接受过美国医学会授予的银牌奖章。

当年野口来这里的原因依然还是出于研究黄热病的需要。

当时,这座白色的城市正处于黄热病造成的恐怖气氛之中。

提起黄热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显得相当生疏,但过去曾经是
与鼠疫、天花、霍乱等并列成为威胁人类世界的恶性传染病之一。

正如黄热病的命名那样,得了黄热病的病人会全身发黄,发高烧直至死亡。全身变黄是因为发病后期肝脏受到伤害,引发急性肝炎而出现的黄疸症状。一旦感染上这种病,即使是在盛夏,病人也会浑身哆嗦不已,很快伤及肾、肝脏,最后导致呼吸困难,窒息而亡。从发病到死亡少说三、四天,多说五、六天,要是能够撑得过一个星期的人,或许勉强能够存活。死亡率有些地方高达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七十。

设想野口来到这座白色的城市,说不定整个城市也是处在骄阳下的一片寂静中,也像现在这样,只是偶尔能够听见从石头墙壁后面传来黄热病患者绝命前的哀号以及家人们的哭声。

5

我到这里之前曾先到过纽约,从那里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墨西哥城,然后再到梅里达,这期间的实际飞行时间就有七个多小时。而在五十五年前野口来这里的时候需要乘船,再转乘火车,至少要花上一个星期时间才能够走完这段行程。在这漫长的一个星期里,野口一直把自己关在火车的卧铺包厢里,没有外出一步。

乘务员知道野口手里有直达墨西哥梅里达的车票,但看到他的包厢门一直紧闭不开,有些担心,于是试着敲了敲。

“什么事?”

当他敲过几声过后,才听到里边传来回音。

“啊,对不起。我想您也许会有什么事吩咐我去做。”

“没有!”

借此探明了野口确实还活着,但是他在里面到底干什么却仍然不得而知。他看见这位小个子乘客偶尔在停靠的车站上从小卖店里购入大量的食物,知道这是一位蓄着一撮乱糟糟的胡子、穿着吊带裤子的其貌不扬的东洋人。

总之,野口在十二月六日抵达梅里达。

虽然是岁末,但南国的街道依旧阳光灿烂,气温超过三十度。野口在这里投宿的饭店叫做雷霍鲁玛饭店,现在仍留存在通向东门的繁华街道的一角。这家饭店面向十字路口,正面的一部分用来作为销售明信片之类小商品的小卖店,而饭店总服务台就设在面向南边马路、右手靠里边一点的地方。如同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一样,这家饭店的正门以及窗户都带有西班牙风格的考究的装饰。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看上去不太大,但是一旦跨入正门就能看到大堂的西班牙风格的天井一直通到二层,四周围的回廊以及房间正好将其环绕其中。环绕天井的回廊地面用绿色、橘黄色菱形地砖排列成鲜艳的格子图案,天井里栽种的槟榔树、槟木棉等热带植物枝繁叶茂,正中央的鸟笼子里一只尾巴黄、红羽毛相间的小鸟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一层的天井周围摆放着扶手椅、小板凳等,便于客人们在这里享受穿过天井玻璃射入的阳光,小憩、休息。

客房里靠门边上放着床,对面墙边也只剩有一套木桌椅以及一套直接靠墙的木质衣柜。房间大小和日本的普通饭店的单人间相仿。

6 按自称是饭店老板妻子的那位胖女人的话说,这里是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饭店之一,在野口一九二〇年前后到访这里时,这家饭店就已经建造好了,而且除了一部分地板和楼梯外,整栋建筑以及客房布置都与当初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是从日本来的。您听说过野口医生吗?”

“野口?……不太清楚。”

“就是那位发现黄热病病原菌的著名的医生。”

“啊,黄热病太可怕了。我听我母亲说过。”她说着重了缩脖子。

看样子对野口的名字她没什么印象,但黄热病的可怕程度却连这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也略知一二。

五十五年前,野口刚到这家饭店,当天晚上就在城里的大礼堂召集梅里达全体医生以及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发表了如下演说:

“我去年到黄热病盛行的厄瓜多尔仔细地调查、了解了那里的黄热病患者,并从他们的血清中发现了黄热病病原体 RNA(黄热病科黄热病

毒属的病毒)。自从一九〇〇年美国医学界向黄热病提出挑战以来已经二十年了,虽花费了巨额的研究经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仍然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我却极其幸运的只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发现了这种病原菌。这样就迈出了扑灭黄热病的第一步。接下来只要研究攻克这种病菌的治疗方法就行了。这与至今为止那种漫无目标的战斗不同,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可以采取正面进攻的战术了。

“我现在不仅希望能够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还希望能够研究出预防性疫苗。只要研究出这种疫苗,那么只需打上一针,世上就再也不会有人患上黄热病了。黄热病这种病的名称也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再过十多年时间,曾经有过黄热病的这件事情本身也将成为昔日的故事。现在我从纽约日夜兼程地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创造这种和平与光明的未来。而且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在梅里达这块土地上充满自豪地向人类宣布挑战黄热病的第一次胜利。

“但是,这一伟大的事业只靠我一个人是难以成就的。要完成这项事业,没有生活在这块黄热病肆虐的梅里达土地上的诸位的鼎力协作是绝无可能的。

“为了扑灭黄热病,为了人类光明的未来,我由衷地恳请各位,请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从现在正患黄热病的每一位病患者身上采集血清,然后送到我这里来。在这些血清中肯定有黄热病的病原菌。但是我毫无畏惧,因为我确信,只要不让病原菌接触到伤口就绝不会发生感染。

“如果说你们能够全力配合,那么我肯定也会竭尽全力的。虽然我能够逗留此地的时间有限,但是在此期间,我一定会不分昼夜地埋头研究、攻克黄热病的。

“在梅里达这个城市里能够完成黄热病的研究,使梅里达写入扑灭黄热病历史中辉煌的一页,对此我坚信不疑。

“待到这项研究完成之时,我不会忘记连同我自己的名字一起,将各位不遗余力的通力合作同时写入论文。”

野口是个善于演讲的人。他用他那稍稍高频率、听上去比实际年龄

显得年轻有力的声音侃侃而谈。在讲坛上,他不断地以掌击案,兴奋起来全身跃动。他身体瘦小却精力充沛,演讲起来能使他看上去很有存在感。

有一位五十五年前曾听过他演讲的人现在仍然住在梅里达,那就是住在梅里达卡雷大街四十五号的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

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是一位极端的亲日派人士。一九六五年曾接受玉川学院已故教授小原国芳的邀请到过日本。当时他不仅到野口英世的出生地——猪苗代三城泻访问过,同时还作为日本与墨西哥的亲善功臣而受到皇太子夫妇以及佐藤首相的接见。现在他虽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但依然耳聪目明,拄着拐杖到处走。到梅里达的日本游客不多,但去过的人几乎都得到过他的关照。

我这次为收集资料专程从纽约飞往梅里达,也正是为了去见这位曾在这块黄热病蔓延的城市里接触过野口并听过野口讲演的依然还活着的见证人。

不过没想到的是梅里达竟有那么多姓委拉努埃法的人。我还简单地认为只要先约好他,然后写信告知他此行的目的,记下他的住址、电话,到美国或墨西哥之后再打个电话就行了。但实际上到了以后才知道,事情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由于他年事已高,早已退休,在家里的掌权地位也已经让位给了在大学里研究生物学的大女儿了,按日本的话说,他现在过的正是自在无忧、颐养天年的清闲日子,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吧,我记的电话号码才会变成另外一位姓委拉努埃法的先生,或者是另外一位委拉努埃法医生。总之,我与他真正取得联系是在到达梅里达之后了。

我们在这里入住的饭店叫蒙特华皇家酒店,是梅里达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一家饭店。这里所说的最大规模,是指在这座只有十八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里的一栋四层的建筑物而已。在饭店的前面就是一条两边槟榔树成荫的三十米宽的大街。右侧紧挨着收藏有玛雅文化遗产的美术馆。面向街道两侧的建筑都是有着宽敞的花园以及树木围绕着的西班牙风格的高级住宅。

到达这里与准备见面的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取得联系之后,很快就有一位叫卡罗斯的年轻人赶到我们这里。卡罗斯是尤卡坦大学法律系

的学生，与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家族关系密切，好像还兼任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私人秘书的角色。我们坐在饭店对面靠右侧的一家槟榔树掩映下的餐厅里，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商量着以后的行程。

卡罗斯的意见是现在正值中午时分，天气很热，不如在饭店里稍事休息，等到下午三点左右再到欧德里奥·委拉努埃法先生家里去详谈。天气的确是热了点儿，但我并没觉得热得像东京的盛夏那样令人感觉不舒服，恐怕是梅里达的人们已经习惯在这个时间段里呆在家中或在树荫下休息，不方便去打扰。

我们正跟卡罗斯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男孩，手中端着一个小木台还有一块布，走过来对我说了一番话。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语言，但大致猜到了他是在说：“让我为您擦擦皮鞋吧！”

过去在我少年的时期，日本的街头也曾经有过很多像这样擦皮鞋的少年。他们当然也为日本人擦鞋，只不过出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往往更喜欢死死纠缠那些出手大方的外国人。当时正值昭和二十年，这种街头景象从我上初中直至高中的时候还能看得到。

9

所以男孩跟我说话的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重新浮现出三十年前日本街头的景象。断然拒绝他显得太无情，可如果就这样伸出脚去让他擦，又恐怕会伤了卡罗斯的感情，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男孩已经自顾自地坐到我的脚边，不由分说地硬把木台子插入我的脚下，他不容分辩的独断专行反倒解了我的围。于是我一边让男孩为我擦鞋，一边跟卡罗斯继续交谈。

我顾及到卡罗斯作为知识分子的心情，而且据说他还曾到法国留过学，可他却始终保持对男孩视若无睹的态度，继续着我们之间的交谈。然而当男孩要为卡罗斯擦鞋的时候，他马上表示拒绝，并像看到了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扭过脸去。

与卡罗斯商量好日程之后，我们回到房间里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从我所住的三楼阳台可以俯瞰梅里达市的街道，可以看到绿茵中的教堂那具有西班牙哥特式风格的塔楼以及白色与灰色中夹杂着褐色的石材建筑。

在正午尽情宣泄的骄阳下，整个街道都沉浸在午后的睡梦之中。

下午三点整，卡罗斯过来接我们去委拉努埃法先生家。

委拉努埃法先生家距离我们住的饭店步行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中午一直沉睡着的街道终于苏醒过来，槟榔树下吹来阵阵清风。

委拉努埃法先生家在白色石墙的围绕之中，大门口看不出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但是走进进去后才知道他家是那么宽敞、豪华。最前面是一间铺着条形花纹地砖的五十多平方米的大厅，里面还有两个小会客室与之相连，再往里走，展现在眼前的则是阳光明媚的花园。这些是从那平常无奇的石头院门外看而无从想象的。

一见面，委拉努埃法先生首先给我来了个西班牙式的搂肩礼，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然后请我们在桌边落座。

“您好！”（西班牙语）

我会说的西班牙语只有“您好”、“谢谢”这两句。这还是我从在纽约到墨西哥城的七个小时旅途航程中学习并掌握的全部成绩。

委拉努埃法先生面颊消瘦，微微有些驼背，较高的颧骨加上黝黑的肤色，使他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已经八十多岁的老者。

“你们特地从日本来，我非常高兴。”

他用墨西哥人特有的夸张手势对我们的造访再次表示欢迎，然后又接着说道：“我想给你们看点儿东西。”说着，他带我们去他那间面向花园的茶室。

茶室正中放着一张大桌子，后边的墙上贴着皇太子殿下和美智子皇太子妃的照片。与之相对的墙上挂着浮世绘以及舞伎的绘画，旁边的桌几上摆放着日本木偶、日本人形、小型灯笼等等。

“全是，日本。”

他说的这两个日语词汇连我也听懂了。

“还有，还有呢。”

我们正为之感叹不已，委拉努埃法先生又带我们来到他自己的卧房。

这间面积大约十八平方米的房间一侧放着床，旁边并排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堆放的书籍多得都快要掉下来了，稍微显得有些杂乱，但感觉

得出房主人的生活比较随意、自在。最醒目的就是在床头位置上挂着的如今在日本已经很难看到的身穿盛装礼服的天皇陛下的照片。

委拉努埃法先生从桌子的抽屉深处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小木盒子，打开来给我们看。在标明有“勋三等瑞宝章”字样的盒子里珍藏着日本授予委拉努埃法先生的勋章。

“真漂亮！”我夸赞道。他把勋章紧紧握在手中，说：“谢谢，日本很好！”接下来他又给我们看了好多来自日本的东西以及值得纪念的照片。

我一边为之感动，也一边在心里嘀咕，担心时间会不够用。我心里盘算，如果可能的话，今天晚上在梅里达住一夜，明天下午就能从墨西哥城飞回洛杉矶。逗留期间，除了寻访野口的足迹、向知情人了解一些情况之外，希望还能有机会到玛雅文化最大的遗迹齐茜伊察或乌司玛尔等处看看。我把我的想法通过翻译山田转达给委拉努埃法先生。他点了点头，从桌上抽出一本很厚重的书递给我，问道：“您知道这本书吗？”

11

委拉努埃法先生拿给我看的是野口英世纪念馆为追述野口一生经历而编辑出版的照片集子。

他伸直已经开始弯曲的脊梁，很自豪地告诉我说：“我就是这位野口医生的学生。”

我点头表示了解这一点，然后赶紧切入正题，开始发问：“我记得野口医生到梅里达来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九一九年，当时您从事什么工作？”

“我那时候还是尤卡坦医科大学的学生。野口医生就是在现在的国立医院那栋黄色建筑物的一间研究室里，从早到晚用显微镜进行观察研究的。”

“你们那个时候是直接听野口医生授课的吗？”

“野口医生整天呆在研究室里，很少出房门。不过他习惯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工作累了的时候，抽出二、三十分钟到研究室前面的花园里来。我们为了等待这一刻，常常从中午就聚集到花园里。等野口先生一出来，赶快跑过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从不讨厌我们这样做，总是耐心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带我们到研究室去，让每个人都轮流看看他的显微镜。”